

3/c 刷
1/179

輝光的動勞

著 兒 波 陳

行發店書聯三知新·書讀·活生

A decorative frame consisting of a central arch at the top and two vertical lines on either side, all rendered in a stylized, high-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pattern.

勞動的光輝

范 晔 著

新中國書局發行

勞動的光輝

著者 陳 波 兒

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

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

(東北區新光書店)

北平 天津 濟南 徐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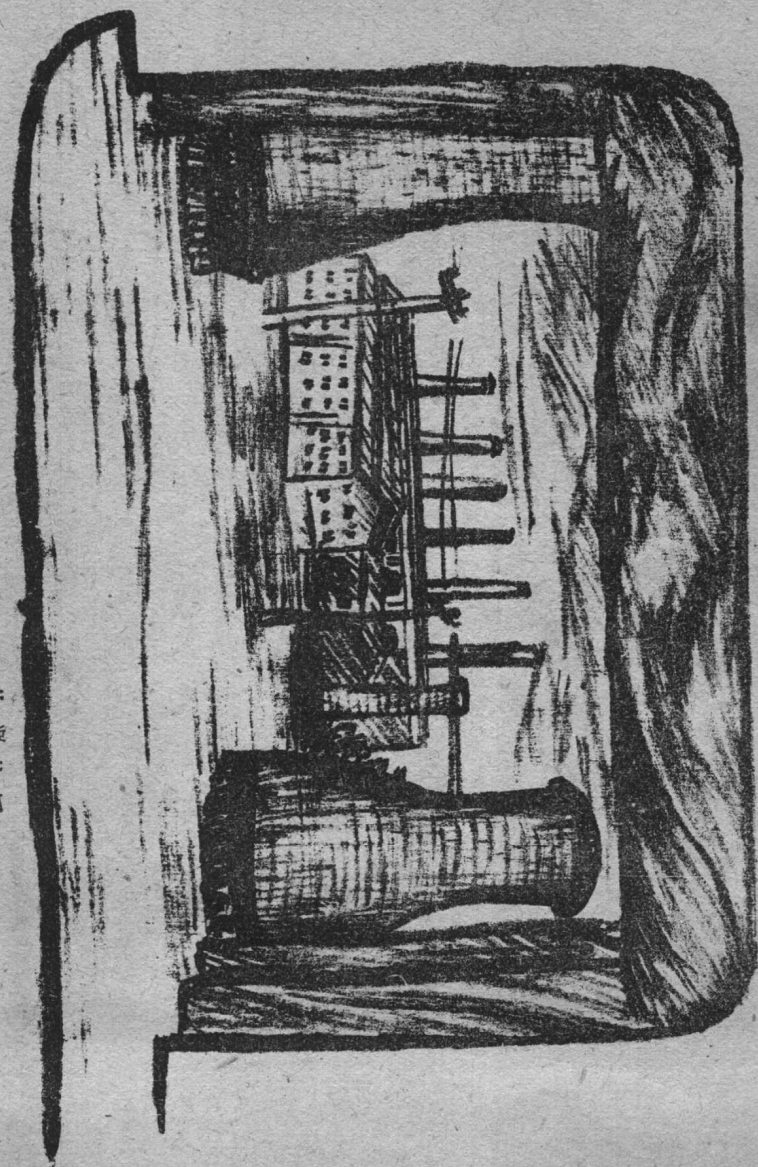
開封 瀋陽 安東 大連

石家莊 哈爾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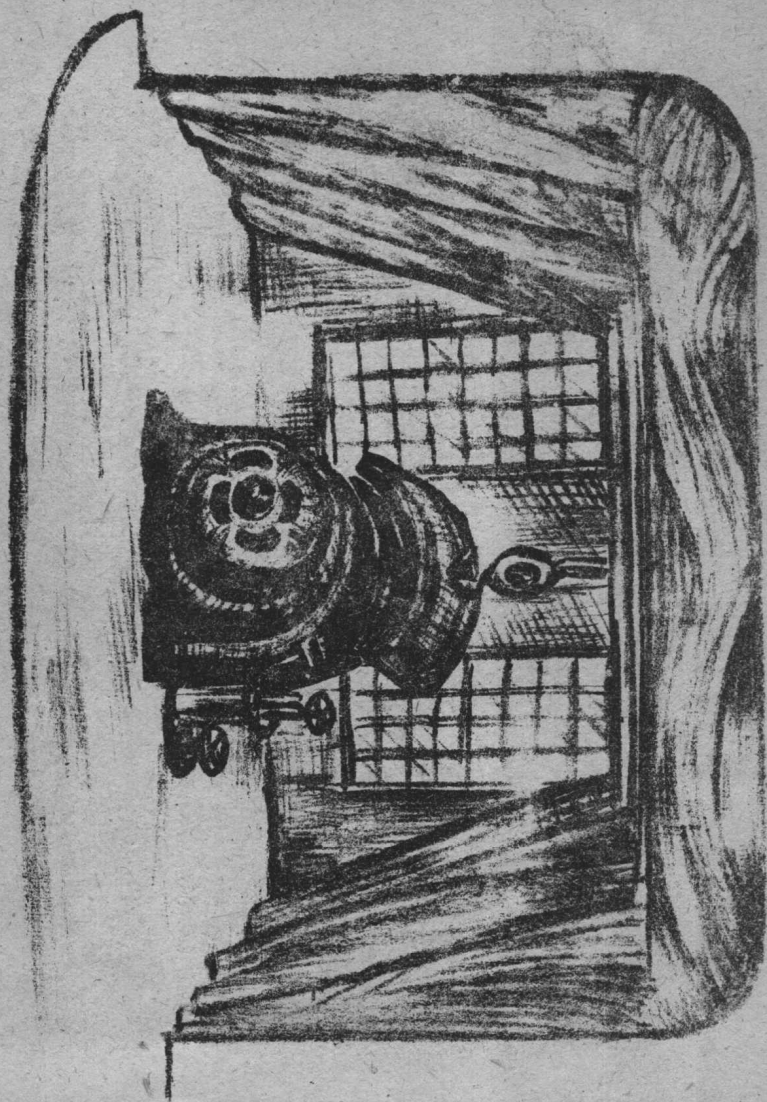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一萬冊(大連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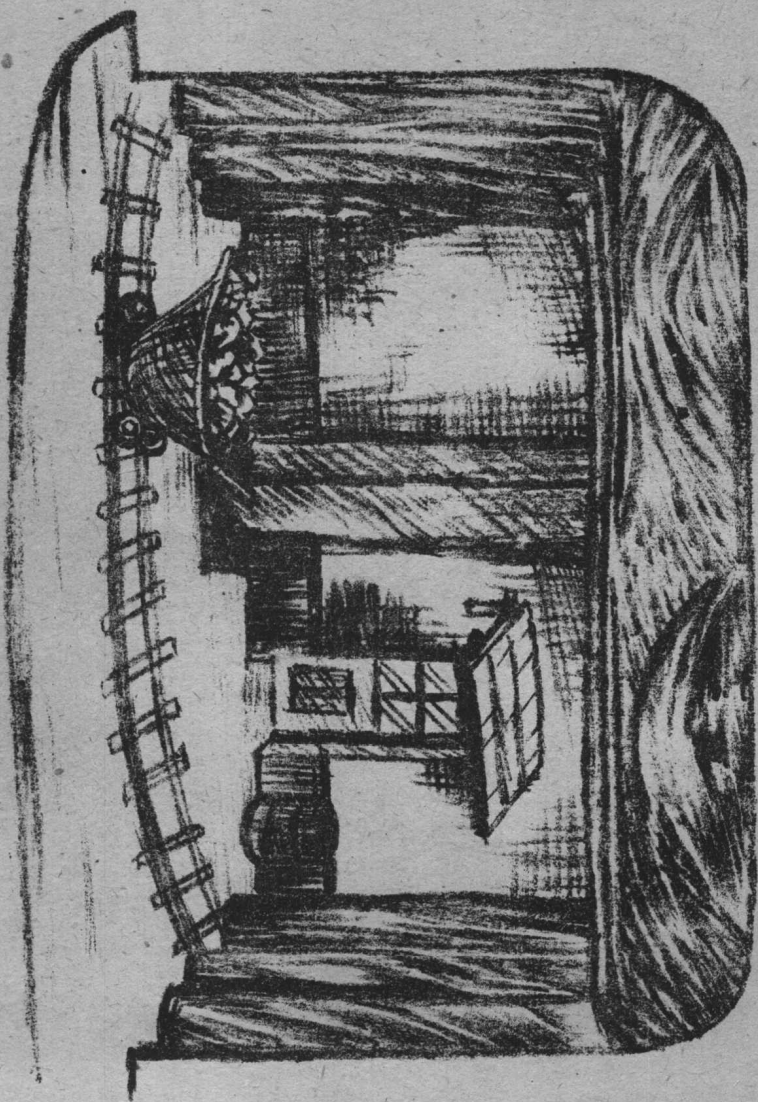
· 版權所有 * 不准翻印 ·

發電廠風景 徐渭繪圖



汽機間 徐渭繪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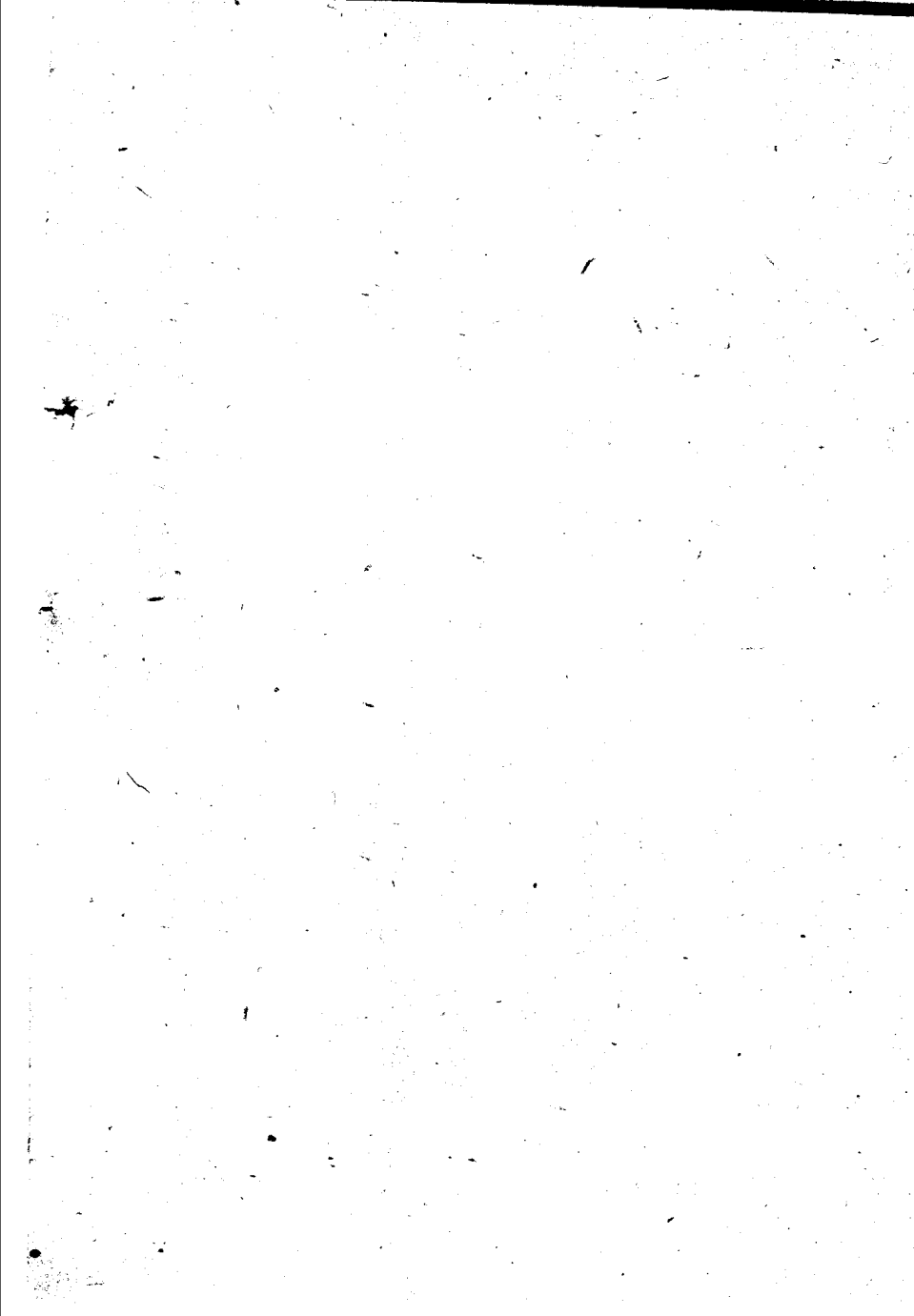


鎮遠房門外徐渭繪圖

第

一

幕



時間：一九四六年五月——一九四八年一月

地點：發電廠

人物：周明英：大個，帶用最優秀的工人品質，待人忠厚，對工作負責，肯用心思，說話與動作都很

乾脆，聲音宏亮，性格屬於好動，急躁的類型，僑滿時他就是修機工匠，現在四十

五歲

周妻：卅八歲，與周共過多年患難，多愁，安分守己，不明天下大事。

小群子：周的唯一兒子，年拾，壯個子，活潑聰明，

孫師父：他是個熟練的鍋爐技師，性樸直，待人柔和，富有正義感，胖個，年四十餘。

曹師父：修機工匠，和周是老合作，年三十二，專門學校畢業的知識份子，好講理論，有點自大。

趙股長：僑滿時即為修機股長，年約五十，憑經驗辦事，性格遲緩，保守。

廠長：發電廠軍事代表兼廠長，老幹部，年約四十，對人真誠，對事負責。

李怪：修機工人，工會主任，年卅四。

宋春海：修機工人，積極份子，年廿五。

于華山：修機工人，積極份子，年廿二。

蘇魁：修機工人，落後份子，崇拜外國技術。

王敬生：配電盤工人，廿九歲，國特。

老艾：鍋爐工人。

老金：鍋爐工人。

鄰居甲：青年工人。

鄰居乙：老頭子。

鄰居丙：中年工人。

鄰居丁：老太太。

小孩：一，二人。

通訊員：一人。

參觀者：甲、乙、丙、丁，其他。

第一場

時間：一九四六年五月

景：周家

人物：周妻，小羣子，孫師父，周明英，李怪。

〔周妻坐在炕沿上，補縫着什麼，他愁着這個時代多亂，愁着他們的窮生活更沒有法過，兩手拿着破衣角抹淚，喘了一口氣，忽然有什麼聲音似的，他抬頭一看，又轉身取出破盆接住漏雨的地方〕

妻：唉！雨下不完，咱家也漏個不完……早些年頭是日本兵，今兒又是紅軍，明兒又是什麼中央軍，接收大員，後個又是八路軍，唉！一陣雷電一陣風，這個世道誰曉得……〔走到門外喊〕小羣子！小羣子！〔自語〕怎還不見回來呢？真把人急死了！外頭人言傳，說窮棒子都要趕西邊去。這還了得！這房子雖說漏，漏，漏，總還蓋住三條身！唉，怎整呢？……〔小群子打門進，頭髮是濕的〕

小：媽！

妻：小跳皮，這會兒才回來，怎整的？把媽愁壞了。

小：媽！爸爸沒有找見！

妻：不許撒謊，你摸摸媽的心，撲通撲通的……好好說！爸爸怎不回來吃晌飯呢？

小：真的沒有找着。工廠門口，站的八路军，看我過去了，說：小鬼，你要找誰呀？我沒敢說啥！趕忙就回來了，爸爸沒有見着。

妻：你沒有見着，就對咧，說找不着，整的媽心裏直發慌。

小：媽，我心思爸爸，會參加八路军呢。

妻：瞎說，你爸爸做了一輩子工，光說上發電廠來當師父也有個二十二年頭啦，他能捨得那機器嗎？

小：他怎不想回家呢？前天開會，昨兒開會，今兒說不定也在開會，會開來開去，爸爸跟着就會開跑的！

妻：胡說，當兵的事兒，誰願意自己去呢？你爸爸喜愛機器比喜愛你還強，他懂得機器的皮氣比懂得自己的皮氣還強，他能丟了咱母倆，也不能丟了機器去當兵呀！……不過，話還得說回來，喜愛機器還不是爲了你，我活命嗎？叫他去當兵？他捨不得你，咱成家到今兒才有你一個呢！……「忽然看見」瞧這孩子，雨淋的臉上都是水珠，「用袖口給擦」自己不會揩一揩嗎？拾歲啦！

小：不，不是雨水，是汗，媽，你爲啥老把窗戶都關了呢，怪不得我熱得慌。（欲去開

響

妻：「阻之」不，不興開，熱點怕哈呢？你沒有瞧見那八路軍那窮樣子嗎。

小：咱們比誰還窮，他能搶個哈呢？

妻：咱們還有兩個破碗，兩床破被子，搶去的話，你喝啥蓋啥呀？再說人家還要來佔咱們的房子，攆咱們走呢！你爹一開頭不是說過嗎？八路軍個個穿的一樣破，瞅那窮樣，不像能打仗的，土里土氣，啥也不懂，管摩電車叫小洋房？電車在街上走，他說瞧那小洋房在馬路上到處跑，真不得勁，你心思心思這些人不是從山裏出來搶人的胡子嗎？

小：前些日子八路領咱們圍爭川本，替咱們窮棒子出了氣，大家說這軍隊和別的隊伍不一樣，他還能來搶咱們？攆咱們走嗎？

妻：攆！爹一定不讓，要不啲，媽也不答應。「狗叫」看誰？

小：爹回來了吧！

妻：傳孩子，爹回來了狗還能叫嗎？八路軍來攆咱們來了！

小：媽，我怕！「抱住媽大哭起來」

妻：不怕，不怕，快，媽去開門，「教師父介入」

孫：周大嫂！嘻，嘻，嘻。「笑」

妻：喔，孫師父，你呀！

孫：嘻嘻，我，沒錯，就是我呀！嘻，嘻，嘻。

妻：孫師父你又喝醉了！走路里里歪斜的，眼大耳掙的，難怪剛才狗咬呢！

孫：喝是喝了，沒醉，周大嫂，應該喝呀！

妻：還是一句老話，孫嫂子省下兩個錢都讓你喝了。

孫：今個天下的事和從前大不相同了，怎不叫我喝上兩口呢？不用說兩口，就是兩斤也

不算嘮，想起那天鬪爭川本的時候多痛快呀！還有……

妻：還有嘮事叫你樂的這個樣子，我心裏正犯愁呢！？

孫：犯愁，犯愁是那漢奸腿子的事，周大嫂你沒有看見那一回，要是你看見啦，包你也

樂死了。

小：孫叔叔，你嘮了半天到底還有啥好樂的事呀？

孫：喔，小羣子過來「牽」讓孫叔叔好好給你哈一哈「牽」嘻，嘻，嘻，小羣子，在咱們

工廠後沿，不是有一幢大高樓嗎，大伙瞧得見，可是大伙的眼睛不敢往那邊瞧，小

羣子，你聽不明白叔叔的話吧？

小：明白，明白，你講吧！

孫：就是那幢大高樓，裏面能裝三四萬人，

小：裏面能住三四萬人？

孫：不，不能算是住，是裝！大高樓的外表看起來雖然很高大，裏面不但不高也不大，格的小格子；好比蜜蜂窩，人進去啦，不能坐不能蹲，只能站，你尋思這能叫住嗎？我說裝，人是裝進去的，這沒有錯。

小：唔，聽明白了，人裝在裏面，連脚都伸不開，你說樂，那有啥好樂的呢？

妻：小孩子，好插嘴，讓叔叔慢慢講吧！

孫：我說的呀，十四年來裝進去的，儘是我們窮苦人，去年那一天，我瞧的；嘻嘻，不知道從什麼地區押來了一批漢奸腿子，蘇聯紅軍橫着一支槍，嘿！那些害人作孽的壞傢伙，彎着腰隨着走，一個挨一個，規規矩矩的，眼睛朝下，斜看着那根一閃閃的刺刀；過去，過去了！哈哈，哈哈，他們那些狗傢伙都變成那個熊樣，走進那幢大樓裏去啦。哈哈，哈哈，大嫂，我每一次想起這個事就喝上兩口，能算錯嗎？妻：那能是個錯呢？我說日本垮了台是好，八路軍領導幹活的關東川本也是好；給咱出了一口氣。就怕日子久人心變了。天天叫去開會，誰知道他們想整個陰花樣啊？

小羣子他爹鬧的昏頭昏惱，也不像平常一樣，按時上班按時下班，今兒沒有回來吃晌飯呢。

小：孫大叔，我爹跟你一齊開會，你沒瞧見他嗎？

孫：瞧見了，

妻：開會到底說的啥？

孫：說什麼敵房管理委員會要成立，要周師父參加，別的我聽不大明白，有一陣，心裏忽然想起去年這回事來，開完會之後，我就溜到小鋪裏去倒上四兩酒，還沒有喝醉，嘻嘻，嘻嘻。

妻：孫師夫你剛才說小羣子他爹參加哈，參加？不是當兵去吧？

孫：參加什麼敵房管理委員會，我不是說了嗎？

妻：哈叫委員會？摸不清無非是叫咱搬家的事吧？

孫：大概就是那些事！

妻：我的老天爺呀！這怎麼得了呢？真是得搬！「周上」

孫：唔，周師夫回來啦，大嫂正惦着你哪！

妻：「精激動」我的老天爺呀，你老迷糊啦，你答應人家搬房子，你心思人家是好待

你？天下那有便宜事，叫你不住壞的，住好的？還不是騙騙人，把你攆出去就變了
囉！

周：你是怎整的，發瘋啦？「不是貴嘴口氣」

妻：我看你才是瘋啦，我跟你窮了一輩子，這點事我還不傻，你怎不替自己心思心思。

〔哭〕

周：做飯吃吧！……去吧！愁啥呢？你不傻我還不是不傻，放心去吧！我肚子餓啦。

妻：好，你搬，我可不能搬，「不服的下，小祥子跟着下」

孫：敵房管理委員會，要你參加，叫咱們鍋爐班也參加上一個了……「夏不懂狀」爲啥
叫工人參加？會不會是什麼圈套呢？

周：圈套？我看還不像。至於爲什麼叫工人參加？又爲啥叫我參加？這點道理我也猜不
透。「夏索」

孫：要你參加還不是因爲鬭爭川本的時候，你敢說話？自然咯，大家伙也就把你看上
啦，還有李怪，他參加，我也是猜中了的……他真是個怪物，十四年沒有說過一句
話，到快光復時候啦，蘇聯飛機轟炸鞍山，他高興的忍不住，才說了一句『鞍山給
炸了』，這就蹲了巴籬子了……算他運氣好，不久時候，紅軍攻到了，才又見了青